

碎月万千

查舜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月万千 / 查舜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59-7968-0

I. ①碎… II. ①查…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3136 号

书 名	碎月万千
作 者	查 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968-0
定 价	2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持重，它不仅仅是一种本事，一种资历或者简单意义上的一种老成，还是岁月和经历潜移默化给人一种的一种抵御厄运、把持自己和操控局面的能耐，是生活体验——尤其是生命体验所赋予人的一种沉稳、淡泊、灵性和警觉。

目 录

A 感悟篇

八月里有个好端端的初八·····	3
有钱没钱你回来·····	8
绿桥 ·····	13
碎月万千 ·····	20
我在松潘当新郎 ·····	24
“光辉形象”的深刻误导 ·····	34
宽容的档次 ·····	36
直面“集体腐败” ·····	39
有感于颂歌唱宁夏 ·····	43
散落民间 ·····	47
爱情四季 ·····	49
挑战人生 ·····	51
到故乡去了却心痛 ·····	53
房价虚高损害国民创造力 ·····	55
这是心的呼唤 ·····	57
历史不会忘记 ·····	59
一往情深 ·····	62

真理无足怎么行走	66
持重的要义	67
真话是试金石	68
假如给春天也穿上校服	69
我的理发师	72
清清亮亮长流水	75
的确人生	81
平生第一课	91
命运使然	95
给我翅膀	98
有情未必曾相识	10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103
人生一部书	104
学会拒绝	106
书里书外	108
岁月淘不尽	114
阅读自己	120
争取有个好名字	126
找对象的事不能草率	128
什么样的学生将来有出息	130
婆媳之间	131
好,从哪里来	133
好老师必有好天赋	135
学生不理睬老师怎么办	137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骄傲	139
独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141
从孩子身上看家长	143
和亲戚怎样来往	145

生命自有规律·····	147
对婚姻爱情不能期望值太高·····	148
独到是根本·····	150
创新后海阔天空·····	152
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幸福·····	154
为了今天和以后·····	156
好眼光和大胸怀从何处来·····	157
创造从新鲜开始·····	159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60
我就是这么个人·····	164
灵州,一个有灵气的地方 ·····	167
另一种蔚然成风·····	169
互补的妙处·····	171
妙用幽默·····	173
西部之星·····	175

B 创作篇

什么时候写长篇小说才好·····	213
我写《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 ·····	216
你本该是一条汉子·····	219
蓝天有约·····	224
作家要善于把握自己的优势·····	228
一个文学创作者对文学批评的看法·····	231
“专业作家”我之见 ·····	237
高贵而坦然·····	247

一份可以公开的评审心得·····	252
绝处逢生·····	256
民间经典·····	260
在历练中悟觉与成长·····	264
好细节从哪里来·····	268
千年的古纸会说话·····	271
心灵的预约·····	274
还我小说·····	276
是例外,但更在情理中·····	283
感谢乡村生活·····	286
阅历无价·····	290
长篇小说真的好写吗·····	293
找准自己的方式·····	295
几种体裁之我见·····	298
这是一种不可轻易选择的职业·····	300
我们到底该怎样生活和创作·····	302
缺席与期待·····	304
迟到的后记·····	306
写在《青春绝版》问世之际·····	308
把自己交给读者·····	310
衷心的祝愿·····	312
从春到夏·····	315
读书的钥匙·····	317
做内行阅读者·····	319
双向启示·····	321
特别阵容·····	323
请给思索之作留点空间·····	325
要善于发现和善待怪才·····	327

正视自己	329
作家怎么做广告	330
成功从探索开始	331
好歌是一种奇特的生命	332
张艺谋给我们的启示	334
歌手李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336
新年寄语	338
新的一年真好	339
妙音鸟——宁夏经典民歌珍藏版解说词	341
难以穷尽的文学之路	344
让岁月去验证	358



A 感悟篇

惟有超越

其实,历史也好,事业也好,理想也好,就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就是一个了却追求和领略新我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前所未有和留下久远念想的过程。看来,我们务必要记住超越;看来,要想使人生有所贡献和建树,也只有超越——这种翱翔的翅膀,这种鼓劲的风帆,这种引领的旗帜,这种开路的利刃可以借助。

——本书作者 2005 年 8 月 18 日为嘉源绒业雕塑 A 题词

八月里有个好端端的初八

八月初八,是我的生日,然而从我记事时起,故乡人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现在,我仍住在故乡。一些我原以为不可改变的东西,如今都已有了不少起色,而惟独过生日,仍未有人提及过。

婚后许多年,为了我们这个家,妻子很少回娘家,而昨天,是为了参加头天晚上举行的一个祭奠亡灵的重要仪式,才不得不住在娘家的。我估计,这次她会在那边待上几天。因为我能体会父母和老疙瘩孩子之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特殊感情。正是这个原因,我俩都曾为自己能当上老疙瘩而暗自庆幸过。

“哎!今天是你的生日!”谁知这天天刚亮,她就骑着自行车汗涔涔地回来了,刚进院门,就向正习练拳路的我高声提醒着。实话说,我最愿意让她喊“哎”了,总觉得这“哎”比其他任何称呼都含蓄,也更能调动起我们夫妻之间的那种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名堂的特殊情感。同时,她那很有力的“生日”两个字,使我不能不多出几分莫名其妙来:生日,难道我也要过生日么?

天牛骚扰过的白杨和小叶杨那些早枯的叶子盘旋着往下落,或撞在我的脸上,或撞在我的胳膊上,像小刀像利刺。透过枯叶翻舞的那片很有限的空间,我发现高远处是蓝得出奇的天。随着从那里传来的一声清脆的雁叫,我感觉到了人生秋季的来临。

即使初八的这时候,月亮也没照到梨花湾来。但这屋里,日光灯却是极亮的,辉映着灯光的墙壁也是极亮的,与这一切相比,月亮算什么?是啊,这屋里耀眼的光,不是正在透过那硕大的玻璃窗,慷而慨之地往外边的世界中照射么?

借着那灯光，我看见了院拐角处的那棵新生杨。当初，小树苗买来的时候，我想把它和那些白杨与小叶杨一同栽到显眼处。新生杨的树皮泛着绿色，到了冬天，定能给这院里增添一些生机的。然而，乡里人阻止我说：栽不得，那家伙俗名叫鬼见愁，怪毛病挺多的。于是，我便把它安顿在了一个拐角处，作为我院里的一种调剂，一种可死可活无足轻重的实验物。

在这极明白的光亮中，妻子的厨艺和几种家乡的水果，都极有代表性地摆放在炕桌上，放着异彩漫着奇香。她说，几个孩子都嚷嚷着要让她到城里去买清真生日蛋糕，因为没亲眼见人家做，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我说，还是乡里乡亲的东西最合适。

记得不久前，在一所大学里搞文学讲座时，我曾说我妻子的智商比我高，一些人总以为我这是幽默。其实，妻子的确很聪慧，而且是勤劳和善良催生出来的那种聪慧。我了解到，在生活的基层，像这种没有所谓文凭，却极有教养、心计和见识的人，是为数不少的。

妻子脸上飞出了些许神秘的红晕，给了我四十岁男人才有的好奇。好半天，我才发现，今天这桌上所有的东西形状都是圆的。而八月初八的这个时候，那不会很圆的月亮却还没出来。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思，佯装生气地说：“你们文化人就是心眼多。月亮不圆咱们自己圆么。”自己圆？多么有刚有性的话啊！感动之余，我在想，就为这句话我也该写下一些文字的。

借着那灯光，我又一次看见了院拐角处的那棵新生杨。如今它已长得像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了。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忘记了那片瘠土的。当初盖房子的时候，我分明发现那里是个碱窝儿，何况阳光也不太容易照到。或许正是这些，我一次又一次地忘了给它浇水。但它却在那里蓬蓬勃勃地长了起来，鬼见愁的绰号再也未听什么人说起过。

我的手跟随着妻子的手，将桌上这些圆形的东西按她的意思

摆放着。稍有不慎，她便嗔怪说：“四十岁的生日呢，得想好了再走。”嗬，她竟把我和她下象棋时走棋的“走”字，极准确极形象地用到了这里。是的，四十岁的人，农民当过，工人当过，营业员当过，教师当过，校长当过，作家当过，生瓜当过，熟瓜当过，儿子当过，爹当过，在大家族里爷和孙子也都当过，想起来都有些吃力，真不知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该抓紧的，确也抓紧了；但不该荒废的，确也荒废了不少，往后的路还真该想好了再走。就这样，我们让桌上的东西每一种都自成一圆，而所有的圆又组织成了一个大圆，大圆的中心是一个极大极圆的红元帅。

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一些什么，但令我不解的是红元帅的周围又为什么摆出了那样的一些圆？我多么想知道妻子心里的真实想法啊！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几乎是极残忍地连续就读了三家高等学府，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服侍年过八旬的老人，又抓牵着几个正上学的孩子，还种着十来亩农田，年轻的生命经受了许许多多难言的苦痛，如今我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咱们全家人能欢欢乐乐地在一起，就是一种最实在的团圆？还是因为我除了递给她的那一摞毕业证，一摞获奖证，一摞会员证，一摞作品和手稿，几乎是空着两手回到了故乡之后，没有及时向她说明，我确是学到了不少专家教授教过的或没教过的东西，我确是变成了一个惟有年纪不很轻但许多方面都很轻的新我，我到这社会神经末梢来，确是某种成全，而她却坚定地认为，那都是一种巧立名目，而这桌子上才是她为我而设置的一个又一个保卫圈。

此时，屋外被天牛骚扰下来的枯叶，随着小风在飒飒作响。借着那灯光，我再一次看见了院拐角处的那棵新生杨，那棵蓬蓬勃勃的新生物！它那进军的枝梢虽曲曲折折，但那生命的主体却富有笔直的大趋势！光阴是潇洒的，潇洒得让人常常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光阴也是沉重的，沉重得让人有时不得不头枕着地球好好思量。

白杨和小叶杨是可贵的树种,仅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就做出了突出贡献。风雨里,雷电中,什么样的困难也没把它们难住过。而现在却一棵接着一棵地毁在了小小天牛的手里。难怪这里到处墙上都刷着令人警醒的大标语:天牛是无烟的森林之火!那么为什么新生杨天牛却不能降服呢?我想,它定然是继承了杨的力争挺拔的传统优势,又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了面向未来的新因素吧?

借着那灯光,我看见了新生杨的小树枝上挂着的那个小瓶子,瓶里是小女儿亲手捉来打算交给学校的天牛。女儿说,班主任老师讲了,谁捉得天牛多,谁就有可能得到班里乃至学校的表扬和奖励。

当然,我依然想知道,这红元帅苹果的周围为什么要摆出那样一种大而神秘的圆,但我又不愿直接问。于是,想通过她为什么要为我过四十岁生日这件事,绕个弯子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回答说:“昨天晚上在俺娘家才知道你爷为啥是二十几岁少亡的。”我怔了一下,“还不是因为参加清朝时候的考试。这事你为啥一直瞒着不给我说,听说还得了个啥顶子呢,可回来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难怪自从我到这家里来,大爹一见到你写啥东西就说,没可心营生了就回来好好种田!因为爷走的那时候,爹三个月,大爹三岁,他们都受尽了没老人的苦。”

啊,为什么要为我过生日,你心里想得沉甸甸的什么,我不用想也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我却说,毕竟现在这时代和以往大不相同了。妻子那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像是无所谓的我,会心地笑了。的确,倘不是新生活带来的好处,我这四十岁的人,怎么能就读将近二十年的书,又怎会踏进三家高等学府的大门,发表文章,出版长篇小说。

一会儿功夫,红元帅周围的一层又一层的圆就被我们扫荡得一千二净了。这一晚,我们全家人频频举杯常常一饮而尽,由于以茶代酒每个人反倒愈饮愈清醒,尤其对于今天的我。四十岁,确是

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拾级而上,背道而驰,还是另作他求,真该好好定夺了。四十岁,确是和以往所有清醒相比最该清醒的时候,是人开始关注生死也开始想到要抓紧时间加把劲儿活人的时候。

四十岁生日,从人的生物性寿命来说,也的确是个立秋。然而,倘从事业性寿命来说,也许只是个让人好好舒展舒展筋骨的立夏,或许还是个立春呢。四十岁生日,时光正好。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总归是该出现转机的时候了。

啊,四十岁的人,真该以自己的余生作誓言,去领略一番更新更美的风光了。啊,四十岁的人,真该以自己的余生作盘缠,去拥抱和享用特殊的人生境界了。

我想我应该豪豪迈迈地去当一棵新生杨,去当一棵哪怕是在天牛燃起来的熊熊森林之火中仍能蓬蓬勃勃生长的新生杨,去当一棵将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当做造物主对自己意志的磨炼、对自己羽毛的丰满、对自己事业的成全的新生杨吧。

初八,时辰正好,尤其还是八月的初八呢。

原载 1991 年 11 月 27 日《银南报》

又载 1995 年 3 期《民族文学》

有钱没钱你回来

走出了省文联的大门，我没有显出像是无家可归的样子。尽管我的工作关系在省城，可如今这里还没有我的哪怕只能摆下一张床的栖身之地。记得，在我的工作手续可否调往省城的时候，省文联的一位老领导，像是慷慨大度又像是颇为难地对我谈起过，文联欢迎我到他们的作协当专业作家，只是住房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我了解目前这年头像文联一类单位的处境，我也知道老领导的一贯为人，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出老人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该攒足了怎样的一番劲。看得出来，说罢话的老人，那眉目、耳式以至全副的神情，都处在一种特别的等待之中。于是，我连忙表态，我不要房子，眼下我在省城不要房子。

其实我的这番话，并非是要讨什么暂且之好的装腔作势，也并非是什么性质的故弄玄虚，而全然是发自内心。因为我知道，当专业作家主要是出作品，一般来说是不怎么坐班的。这些年里，我能到省城工作的机会也不算少，但我却只盯住了专业作家这个岗位。之中的主要缘由，倘认真理一理，恐怕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来是为了爱好，二来是舍不得丢掉乡下的那个家。所以，当老领导对我的话表现出疑惑的时候，我便举例说，我在京都求学的那些年，就知道那里有不少人，每天仅上下班坐公共车的的时间，都得三四个钟点。言外之意，每月从灵州坐车跑几趟省城，又算得了什么。

自从工作手续调进省文联之后，除罢偶尔才会有颇能磨练